元史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張憲之印

列傳第十九

通志一百六

後漢

耿弇弟國國子秉秉弟夔國弟子恭　銚期

王霸　祭遵從弟彤

任光子隗　李忠

萬脩　邳彤

劉植　耿純

朱祐　景丹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傳俊　堅鐔

馬武　賈融弟子圖曾孫憲玄孫章

馬援子廖子防兄子嚴族孫接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父況字俠游以明經爲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先生姓安丘名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成帝欲見之辭不肯隱於醫巫後爲朔調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

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會義劒曰子與弊賊卒爲降
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隙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
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轢烏合之衆如摧枯
折朽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
降王郎會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
下吏會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
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會因從光武北
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會曰
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
太守耿況會父也發北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
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邪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光
武指會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馳官
屬各分散會走昌平說況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
發突騎二千五步兵萬人會與耿弇寇恂及漁陽兵合
寵而南所過擊破[illegible]人增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
還薊印綬百二十[illegible]百二十[illegible]百級定涿郡中山鉅鹿
清河河間凡三十[illegible]發九武全屬是時光武方
攻王郎[illegible]一[illegible]屬[illegible]恐既而悉生面歷[illegible]上

謁光武[illegible]漁陽太守蔡充[illegible]十二大人共此大功
乃皆以爲[illegible]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俟得
自置爲郡太守[illegible]鄧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
而光武[illegible]不不應[illegible]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
而代令張[illegible]乃招迎匈奴[illegible]桓以爲援助光
武以合[illegible]將軍使擊[illegible]破之永乃得復郡時
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十公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敗
走更[illegible]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
蕭王令罷兵興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

輩順爲二公六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郡時光武
居邯鄲官舍晝卧溫明殿令人造牀下請間因說曰今更
始失政君臣驕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
天子之令不出城門所任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
從士大夫莫自安者[illegible]寇[illegible]掠歸支懷金玉者全不
生歸元元叩心更思其命[illegible]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
數十[illegible]萬聖人不能[illegible]數不人公自言南陽破百
萬[illegible]今定河北[illegible]地以義征伐[illegible]響應天
下[illegible]讀徵而定天下[illegible]今總[illegible]之闇度者從

西[illegible]欲罷兵[illegible]士死士者多會[illegible]歸幽
州[illegible]精兵[illegible]說乃[illegible]會為[illegible]將軍
與[illegible]州[illegible]谷收[illegible]蔡充斬之
[illegible]亦詐[illegible]於是[illegible]州[illegible]而南從光武擊銅
馬高湖亦自青犢又治[illegible]不[illegible]輪五幡[illegible]氏合常將
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愼水上雪危急殊
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去還壁范陽數日乃振賊亦
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光武還薊復
遣會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

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再
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
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為烏桓貊人所鈔擊
略盡光武即位拜會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
丹彊弩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
年更封好畤侯食好畤美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攻
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衆以從岑會與岑等戰於
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
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遂走東陽會從幸春陵因見

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久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又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取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陣功効充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為陰槃侯乃命弇與建義大將軍朱祐共深忠將軍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時征虜將軍參蕃屯良鄉驍騎將軍劉喜屯陽綱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為兩道以擊蕃喜胡騎經軍都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弇與呂宋漢擊富平獲索賊於西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渡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

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破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校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遂空壁二十六賈邑分遣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木揚言以填塹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綏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告邑邑至日果自將步騎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城中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賈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勑諸將皆奪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

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藍與步隔絶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埶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毋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足可摧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步弇弇先出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二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之者至暮罷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曾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

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壍皆
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
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
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
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
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
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
信也又田横烹酈生及田横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伐
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
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定此大策常以爲落落
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
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
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
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
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
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
營保皆下之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二百未嘗挫折
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至臨辛復以國弟廣舉並爲中

郎將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少府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
況卒謚烈侯少子霸襲況爵二十三年增弇户邑上大將
軍印綬罷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
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愍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
擊匈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
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
嗣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
爲羽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爲河陽
太守後曹操誅耿氏惟援孤弘存焉年平侯舒卒子襲

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爲清河孝
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爲孝德皇后以妃爲甘園大
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
而附事内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請廢皇太
子爲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
公主爵爲隆慮侯位至侍中安帝崩閻太后以寶等阿
附嬖倖共爲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爲亭侯遣就國
寶於道自殺國除大貴人數爲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
遂詔封寶子箕年平侯爲侍中以恒爲陽亭侯承爲羽

林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風有司奪其封承惶怨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餘人會弟國字叔慮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爲黃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爲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爲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有謀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爲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爲大司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後遂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子秉夔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

法充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
虛費邊陲不寧其意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
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亦平中召詣省闥問前後所
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
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
年以騎都尉秦彭爲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匈奴
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
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
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亡卒寒苦

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
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
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
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
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
子姊壻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
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降
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文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
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出門脫帽抱馬足

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來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
秋肅宗即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
塞羌胡進屯酒泉敕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
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
巡郡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爲郎
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
大破之事並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邑三千户秉性勇壯
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
斥堠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士卒皆樂爲死永元二年

代桓虞爲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失棺五
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謚
曰桓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梨即剺字古通）
長子冲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黨國除冲官
（用勞割也力私反）
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
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
平丞相司直韋晃晃韋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
衣冠盛門坐紀罹禍滅者衆矣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
元初爲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

二年憲復出河西以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
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
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二十壘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
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栗邑
侯會比單于爭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衆八部
二萬餘人來右蒲類海上遣使欵塞以夔爲中郎將持
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土後復爲長水校
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翁人寇郡界夔
追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及
諸郡兵屯鴈門與車騎將軍鄧騭共擊之[illegible]夔爲
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一千人與夔[illegible]進到屬國
故城單于遣萬鞬日逐王三十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
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
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illegible]口十萬鮮卑馬名[illegible]
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illegible]轉雲中太守後遷
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illegible]
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拜度
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

於馬城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
法免卒於家國弟廣廣子恭字伯宗少孤慷慨多大略
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
爲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駙馬都尉秉破降之
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
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吉
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
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
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
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
道逢匈奴騎多皆爲所沒匈奴破殺後王安得而攻
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
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矢之虜中矢者視瘡皆
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
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
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日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
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敝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
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

飲之恭仰天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
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
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
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兵去時焉耆龜茲攻殺都護
陳睦北虜亦圍關龍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
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屬士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
漢人嘗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
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
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
恭困必欲降之復遣使招
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子女恭乃誘其使上
城手擊殺之多諸城上虜官爲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
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龍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
位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曰今
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以小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
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患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
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之
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
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

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兵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十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殺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冬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時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恐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没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煑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洛陽鮑

豆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爲雒陽令　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爲共丞餘力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齎牛酒釋服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六鴻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於家子溥爲京兆虎牙都尉元初二年擊畔羌於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畢並爲郎畢字季遇順帝初爲烏桓校尉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畢調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

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議郎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銚期音姚字次況潁川郟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絶異矜嚴有威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徇薊時王郎檄書至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諠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與蹕同止行清順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爲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旁子兵禹以期爲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眞定宋子攻拔樂陽槀肥纍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閒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爲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山河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民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趣邪時

銅馬賊數十萬衆入清陽愽平期與諸將迎擊之遂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犢赤眉於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遂破走之光武即位封安成侯食邑五千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謀欲相率反鄴城帝以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能鄴中之豪而能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賊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歎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為太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為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前漢書武帝將出必與地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曰

期門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誡變生不意誠不願陛
下數得微出帝爲之回輿而還十年卒帝親臨襚斂贈
以衛尉安成侯印綬謚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嗣
建平侯後徙封丹葛陵侯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
卒子蔡嗣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父爲郡決曹掾
霸亦少爲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志
安及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
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
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
里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
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爲大
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
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
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
武令霸市中募人將之[illegible]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
霸慚懼而還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
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冰薄無船不可

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illegible]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氷堅[illegible]侯叉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illegible]渡未畢數騎而氷解光武謂霸曰[illegible]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illegible]雖武[illegible]曰[illegible]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為軍正爵關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傳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親以養之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偏將軍并將臧宮傳俊兵而以宮俊為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交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吏皆怒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吏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

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至衆奪乃可克也茂建果悉
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小卻士路潰奪數十人斷髮請
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
敵驚亂敗走霸武各閉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
方享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
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
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兵所
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
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
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為討虜將軍六年
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數與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
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姦
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膚施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
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
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守領
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
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之訪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為
諸軍鋒匈奴左薁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

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
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畤不尅十
三年增户邑更封向侯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
盜尤數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
飛狐道堆石布十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
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言宜與匈
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轉輸之勞事皆
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
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子
符嗣徙封軟侯　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儀長公主
爲黃門郎度卒　子歆嗣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
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常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
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
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儀容署爲門下史從征
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收殺之光武怒命收遵
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
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

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鄉也尋拜
爲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
將軍定封潁陽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
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臧宮等入箕關南擊弘
農厭新柏華蠻亡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
引退遵呼叱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
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絶其糧道
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
攻得霍陽聚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飢困城

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嘆曰讖文誤
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邯鄲奉弟終於杜衍破
之時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
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
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広公弘切
執豐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
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
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推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
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因遣

護軍傅玄襲擊隴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著及隴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鄧艾大將軍耿舒屯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尚等從天水伐公孫述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增備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為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從隗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養士卒作黃門武樂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九年春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

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哭哀
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
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
事大司農給費傅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
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
功著録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
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絶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
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
廢而復興絶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
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
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
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
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
君視臣卒君哭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
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切見遵脩行積善竭
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衆兵
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
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

士身無良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葬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

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謚曰成侯葬車駕復臨其墳有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無歡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於此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無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高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爲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賁肥令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盜衣賁盜賊白日公行彤

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垂及政清璽書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彊盛數入塞殺掠吏人朝廷以爲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爲能徙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廣斥堠彤有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鮮卑震怖畏不敢復寇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可信耳偏何等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轉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爲人質厚重毅體貌絶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

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爲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彤乃率厲偏何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讋彤之威聲震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劒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十六年使彤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行至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許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歎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

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彤子孫多爲邊吏者皆有名稱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爲鄉里所愛初爲鄉嗇夫郡縣吏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爲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爲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脩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很須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爲漢拒邯鄲郎遣趙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脩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埶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乃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民貪財物則

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光武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燄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因攻破城邑遂屠邯鄲乃遣光歸郡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盧城頭故號其兵爲城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稱六

老寇掠河濟間衆至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詡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爲其將所殺衆推詡爲主更始封詡助國侯令罷兵歸本郡力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兗界衆有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爲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因號爲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起茌平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衆十餘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食邑萬户五年徵

諸京師奉朝請其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爲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恤宗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長水校尉肅宗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以爲將作大匠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隗乃置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爲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

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語在袁安傳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爲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屯卒子勝嗣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父爲高密都尉忠元始中以父任爲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爲博屬長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至苦

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將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六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進圍正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納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壬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更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

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乃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乃還復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食邑三千户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龍萌董憲等六年遷冊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冊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
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徵詣京師十九
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
除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萬脩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爲信都令與太守
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爲偏將軍封造義侯
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櫆里侯
與楊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尅而病卒子軍子普嗣
走封泫氏侯普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親卒無子國除
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脩曾孫豐爲曲平亭侯豐卒子
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子國除延熹二年桓帝紹封脩
玄孫恭爲門德亭侯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爲遼西太守彤初爲王莽
和成卒正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爲太
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
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
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
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會信都世祖

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不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謳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逃遁虜伏請降自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埶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戰之意則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為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

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王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
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行大司空
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爲左
曹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
陵侯十九年湯卒子某嗣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
紹封彤孫音爲平亭侯音卒子柴嗣初張萬尹綬與彤
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張萬封重平侯綬封
平臺侯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
率宗黨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廼開
門迎世祖以植爲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爲列侯時
眞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
揚乃降世祖因留眞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
結之廼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揚擊筑爲歡因
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植爲昌城侯
討密縣賊戰及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爲驍騎將
軍封觀津侯喜卒復以歆爲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喜歆
從征伐皆傳國子後向徙封東武陽侯卒子述嗣永平

十五年坐與冀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爲王莽濟平尹純學於長安因除爲納言士二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爲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衆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乃得見因說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軼奇之且以其鉅鹿大姓廼承制拜爲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邯鄲純即詣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木者棺也）奉迎於育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郡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訢宿歸燒其廬合世祖問純故對曰切見明公單車臨河北

非有府藏之畜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絶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至鄗光武止傳舍鄗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惲繞先覺知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兩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大破之馳騎白世祖世祖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廼以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悉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即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濟陰下定陶初純從攻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廼還詣懷宮帝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以前將軍從時真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

後瓔揚為主揚病瓔欲以惑衆與綿曼賊交通建武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內副等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使慰勞王侯密勑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傳舍揚稱病不謁以純真定宗室之出遣使與純書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衆彊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以禮

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閤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並封其子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為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效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乃拜純為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荊荊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是東郡四歲時發干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

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
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幸少被冑冑為軍吏耳治郡乃能
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為東光侯純辭就國帝曰文帝
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為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
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八
年東郡濟陰盜賊群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
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
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亡千餘人皆詣純降
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為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

年卒於官謚曰成侯子阜嗣植後為輔威將軍封武邑
侯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訢為赤眉將軍封著武侯
從鄧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
者三人為二千石者九人阜徙封為莒鄉侯永平十四
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
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為高亭侯盱卒無嗣帝復
封盱弟騰卒子忠嗣忠卒孫緒襲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往來
舂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為護

軍及世祖爲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爲護軍常見親幸
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
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
北常力戰陷陣以爲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即位拜建
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冬與諸將擊鄧奉於
淯陽祐軍敗爲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
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延岑自敗於穰
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蔡遵與戰於東陽
大破之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
進擊黃郵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四年率破文效將軍
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丘
破其將張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
由持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勑祐方略
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兄人肉
袒降祐檻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
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宮會
擊延岑餘黨陰鄧荒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爲人質直尚
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

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十三年增邑定封萬侯食邑七千三百戶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二十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爲外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爲庶人永初七年鄧皇后紹封演子冲爲萬侯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丹以言語爲固德侯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爲上谷長史王郎起丹與況共謀拒之況使丹與子弇反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爲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宏於南蘇郎兵迎戰漢軍退邵丹等縱突騎擊破之

破之追奔十餘里死者縱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祖即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爲大司馬者羣臣所推惟吳漢與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舊制驃騎將軍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吳漢爲大司馬而拜丹爲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

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彊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宮等從擊破五校於蒲陽降其衆五萬人會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彊起領郡事力疾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將營到郡十餘日薨子尚嗣徙封參吳侯尚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絕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爲監亭侯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爲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

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梁鄧等不敢出兵世祖以為梁功及即位議選大司空而亦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彊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勑令上所在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即軍中斬之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又陽校之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校大梁齧桑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死六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甘川及柒成帝水不流有司

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詔聖切責然猶以爲濟南
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
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宋平與楚王英謀反棄
市國除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爲中堅
將軍常從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北擊五
校於眞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千郎將
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
節大將三十餘人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拜茂
爲驃騎大將軍擊沛郡拔芒時西防復反迎伏彊五年
春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彊奔董憲
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晉陽廣武以備胡寇
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匈奴將尹由於繁時茂將賈
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樓煩城時盧芳據
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
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
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
茂亦遣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

爲尹由所略由以爲將率與共守平城冊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涼上狀皆封爲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是盧芳燕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鴈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爲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爲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修武侯十五年坐斷吳馬廩縑使軍吏殺人免官削戶邑定封參蘧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減死一等國除永初元年鄧太后紹封茂孫奉爲安樂亭侯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爲縣吏世祖徇潁川以成爲安集掾調守郟令及世祖討河北成即棄官步負追及於蒲陽以成爲期門從征伐世祖即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

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八年從征破隗囂以成爲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尚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明年大司空李通罷以成行司空事居府如真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十四年詔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堠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爲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擊武谿蠻賊無功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子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桓帝時以罪失國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爲益陽亭侯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爲騎都尉謁歸迎妻子置洛陽聞

世祖在河內追及於射犬以爲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元父侯四年拜詩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餘上將軍印綬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户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均平猶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儔輩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爲庶人明年復封爲扶樂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蠻夷徵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獲其帥徵貳斬首千餘級降者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爲長平侯及大司馬吳漢薨隆

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奉朝請三十年定封慎侯中元二年卒謚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長迎軍拜爲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以爲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潁川收葬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上謁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即位以俊爲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七年卒謚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爲關內侯肅宗怒貶爲關內侯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爲高置亭侯

王鐔字子伋潁川襄城人也爲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槍於盧奴世祖即位拜鐔揚化將軍封濫彊侯與諸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爲反間私謁鐔晨開上東門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

與鮪大戰武庫下殺傷甚衆至且食乃罷鮪由是遂降
又別擊內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徇南陽諸
縣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驎鐔乃引軍
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
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鐔獨孤絕南
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
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能
全其衆及帝征南陽擊破訢奉以鐔爲左曹常從征伐
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
卒子雅嗣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
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綠林中
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爲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
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
請躬與武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克既罷獨與武登
叢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
何如武曰駑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
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

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享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
世祖以爲歡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
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
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進至安定次小廣陽
武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遁之故遂破賊窮
追至平谷浚靡而還世祖即位以武爲侍中騎都尉封
山都侯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
濟陰下成武楚丘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
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

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
還爲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十人囂兵乃退諸軍
得還長安十三年增品更封鄃侯將兵北屯下曲陽備
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
印綬削户五百定封爲揚虛侯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
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
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
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脩整何爲不掾功曹
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

且勿爲盜賊自致辜戮斯可矣武爲人嗜酒濶達敢言
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
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有其小失遠方
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
任以吏職故皆得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以
中郎將將兵擊武谿蠻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
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
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護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
募士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
浩亹與羌戰浩音閤亹音門斬首六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爲羌
所敗死者千餘人羌乃率衆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
邯大破之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
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户并前千八百户永平四
年卒子擅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
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爲潺亭侯震卒子側嗣
范曄論略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
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
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

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
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
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
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丕運皆武人屈起亦
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
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
信越終於葅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
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擁朝有世及
之私下多抱闕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
可勝言故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
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
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
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
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
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離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
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荅元功
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
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

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
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
任夫崇恩偏授易失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
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水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
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賈
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
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愼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爲彊弩將軍司馬東擊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建武男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爲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請融爲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爲波水將軍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豐莽敗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爲校尉甚重之薦融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從弟亦爲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爲言

於更始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豪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西河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爲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均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庫鈞爲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朴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脩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艾希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歸之不絕融等遥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

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
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
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即有所王
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
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
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
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
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
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

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
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眞汝主也皆近事異著智者
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
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
他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
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
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帝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
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
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

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設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切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逆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

貞之節爲傾覆之人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
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交
詣闕口陳區區交至高平會囂反畔道絶馳歸遣司馬
席封閒行通書帝復遣席封賜融交書所以尉藉之甚
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
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危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
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
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
愈悄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
就去從義爲横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
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切痛之當今西州地埶局
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
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彊禦
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
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
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稱貴其忠臣節也及遣伯
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昔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
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

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餘力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孤幼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罷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甚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報曰每追念及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離間之說亂惑眞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僞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華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

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絶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融承制拜曾爲武威將軍更以辛彤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兩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而臧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此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五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保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埶排迮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懼

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
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
軍會高平第一融先遣從事詣會見儀適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路或皆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
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
以殊禮拜弟友為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
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詔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
安安風四縣封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遂以次封
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為忠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為成

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為襄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為輔義
侯酒泉太守辛彤為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
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居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
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忝共將軍如左右手數執謙退
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煩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
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
羊被野融到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
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
傾動京師數月拜冀州牧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

非舊臣一旦入朝位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
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
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
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
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
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法度城廣王尊故諸侯王國哉因
復請閒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
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
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

不敢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舉人盜金下獄帝以
三公參職不得已亦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
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爲
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使乞骸骨輒賜錢帛太官
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還中常侍中謁者即其卧
內彊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爲城門校尉
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
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爲護羌校尉竇
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

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永
平二年林以受羌臧罪下獄死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
戒以實嬰田蚡禍敗之事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
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
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
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
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盱
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
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在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
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賻送甚厚
帝以穆不能修尚而擁富貴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
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執數出怨望語帝
令將家屬歸本郡唯勳以泚陽主壻留京師穆坐賂遺
小吏郡捕繫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勳亦死洛陽獄久之
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舍十四年封勳弟
嘉爲安豐侯食邑二千户奉融後和帝初爲少府及勳
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蕃全嗣萬全卒子會
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爲黃

門侍郎好覽書傳喜兵法官顯用事中元元年襲父友
封顯親侯顯宗即位遷中郎將監羽林士後坐從兄穆
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天下乂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
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十五年冬拜爲奉車都尉
以騎都尉耿忠爲副謁者僕射耿秉爲駙馬都尉秦彭
爲副皆置從事司馬並出屯涼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
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
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又
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

匈奴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
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
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
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
城耿秉秦彭絶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來苗文穆至
匈奴河水上虜皆并走無所獲祭彤吳棠坐不至涿邪
山免爲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復出玉
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固
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具耿秉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

其恩信肅宗即位以公主修勑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增邑三千户徵固代魏應爲大鴻臚帝以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建初二年追録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户七年代馬防爲光祿勳明年復代馬防爲衛尉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祿賞累鉅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謚曰文侯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融曾孫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黄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侍宮掖聲埶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公主明帝女也）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一介反）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愈猶差也）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遂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

任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
肅宗遺詔以篤爲[illegible]侍中郎將篤弟景瓌並中常侍於
是兄弟皆在親要[illegible]地憲以前大尉鄧騭有義讓先帝
所敬而仁厚委隨[illegible]奴尊崇之以爲太傅令百官總已以
聽其所施爲輒外[illegible]處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
校尉桓郁累世[illegible]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
經禁中以內外[illegible]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
不報復初來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勳獄憲遂令客
斬紆子以首祭勳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暢

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
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
分宮省之權遣刺客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
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
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
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
空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營緣邊十
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士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
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

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
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捆陽塞皆會涿
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
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
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
鞮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
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
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
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
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
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
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蟠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
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
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
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絶大
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遂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
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
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棄燕然躡冒頓

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
神靈下以安匡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
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刻石昭銘上
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奠其邊
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嶲熙帝載兮振萬世憲乃班
師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
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垂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
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
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單
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
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
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
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
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
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策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
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
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
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開府庫勞賜士

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是
時篤爲偉尉景環皆侍中奉車都尉四家競脩第宅窮
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
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
二萬戶篤鄂侯景汝陽侯環真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
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車騎將軍
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諸儲工等數寇邊塞欲入
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中郎將行中郎將
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所破被創遣走

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欲遂滅之明年遣司
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
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遁逃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
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爲爪牙鄧疊郭璜爲腹心班固
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尚
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慴
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爲執
金吾環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師雖俱驕縱而景爲
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人彊奪財貨篡取罪

人妻掠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
太后聞之使謁者董寬景官以特進就朝位環少好經
書節約自修出爲魏郡遷潁川太守竇氏父子兄弟並
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爲城門校尉霸弟襄將作大
匠襄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既負
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
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
璜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
殺害中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郎吊侍鄭衆定議誅之以

憲在外慮其懼禍爲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
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
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
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
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
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
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本
郡瓌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廩假貧人徙封羅侯
不得臣吏人初竇后之讒梁氏憲等豫有謀焉永元十

奔梁棠兄弟徙九眞還路由長沙逼壞令自殺後和熹
鄧后臨朝永初二年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
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字伯尚少好學有文章與馬
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
國家於外黃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誦讀不輟太
僕鄧康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
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康遂薦章入
東觀爲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
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爲貴人擢章爲羽林郎將遷
屯騎校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
並貴各有賓客多交搆其間章推心待之故得免其患
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之
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
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
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
服君子孫因爲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曾
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故援再世不

顯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馬牛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

[illegible]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為掾薦之於莽莽以涉為莽敗援兄員時為增山連光武即位員先詣洛陽帝州隗躑甚敬重之以為繇稱帝於蜀躑使援往觀之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博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鎮戎大尹援為新成大尹及率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德將軍與決籌策時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述乃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

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法
入禮享官屬甚盛欲授援
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
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
乎遂辭歸謂鄧曰子陽井
意東方建武四年冬鄧使
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
德殿光武迎笑謂援曰卿
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
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
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

鑾旗旌騎警蹕就車磬折而
以對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
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
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
底蹠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
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
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
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
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
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

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臣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
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
自有眞也帝甚壯之援從
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
援同卧起問以東方流言
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議
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
經學博覽政事文章前世
無比鄧曰卿謂何如高帝援

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
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
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
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
伏闕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

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躓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使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躓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躓躓怨援背已得書增怒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屋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躓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奚而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躓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躓之術得空匈腹中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躓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躓支黨援又爲書與躓將楊賓使曉勸於躓曰春卿無恙前

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慼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然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委之血常折媿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於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

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故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亨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上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猶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顧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巡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先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笄一隗衆大潰九年拜援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皆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

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音鍩吾音牙）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擾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漑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薛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威都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二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

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位總大體而已賓客故
人日蒲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
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
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
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
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
可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
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
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
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
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爽須髮眉目如畫閑於
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
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
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
用初卷人維汜訞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其後
弟子李廣等宣言光神化不死誑惑百姓十七年遂聚
黨攻沒皖城殺皖侯劉閎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
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

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眞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督楊甯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軍至浪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釃酒勞享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垂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閭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鳥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遂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眞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援奏言西于縣户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爲封

溪望海二縣許之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駮得駮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常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鞫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謹以上之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

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户今我微勞猥享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元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黄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踐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

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狄援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柰何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

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援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

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
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谿援夜與
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當
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
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
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
入竹林中時軍次下雋字充反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
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耶
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

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議三月進軍壺頭賊乘高
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
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乎升險鼓譟援輒臥足以
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弇時侯
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
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意不得進大衆憊釁行死誠
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
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
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兩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

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伯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
怒追收新息侯印綬初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
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
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
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
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縭中父母之誡欲
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
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
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

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
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
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
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五常為寒心是以不
願子孫効也季良名保吉兆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
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眾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
誡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父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
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
血帝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

由此擢拜零陵太守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以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敢以聞及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子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素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言援有大功於國身死絕地而橫被誣罔之戮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三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冠領能雜步言辭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學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單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

被誣惟勃能慫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貲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交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陷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綝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槃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如第校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等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變盡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數百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功臣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脩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亦不使五官中郎持節追策謚援曰忠侯四子廖陽光客鄉客鄉

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冤罪亡命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機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之後客卿亦夭沒廖字敬平以父任爲郎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爲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與掌門禁遂代趙憙爲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親覆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說衣良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之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天下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丈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衰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

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
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輒以
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
譽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
受封爲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
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爲步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勢
廖性寬緩不能教勑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奢侈
多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
國考擊物故後詔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

帝之舅厚加賻贈使者弔祭王上會喪謚曰哀侯子遵
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年鄧太后紹封
廖孫度爲潁陽侯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爲
黃門侍郎肅宗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
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拜防行車騎將軍以長水
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
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
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
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爲大營多樹幡幟揚言

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
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
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招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
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
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
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
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
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
退走夏駿追之反為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

之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部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
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盛與大鄉絕席光自越騎校尉
遷執金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為許陽侯兄弟二人各
六千戶防以顯宗寢疾入參藥又平定西羌增邑一
千三百五十戶屢上表讓位但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
明年拜防光祿勳光為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采用是
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子鉅為常從小侯
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特拜為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
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

中山王田廬以特進就第防兄
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背腴美
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
畢至京兆社篤之徒數百人當
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
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
權埶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
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
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
傷之其
今許侯思懲田廬有司勿復請以慰
小心周密喪母過哀帝以其特親
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
誅光與憲謀逆自殺家
屬歸本郡復如戶比防及廣
翟鄉侯祖歲限三百萬
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
校尉永初上年鄧太后詔諸
會如故事
貴盛奴婢各千人已
由又大起第觀連閣臨
郊廟賓客奔湊四方
為食客門下刺史守令
不周給防又多牧馬
所以禁遏甚備由是
豫怨謗事有司奏防
國
上路詔
氏
封光子朝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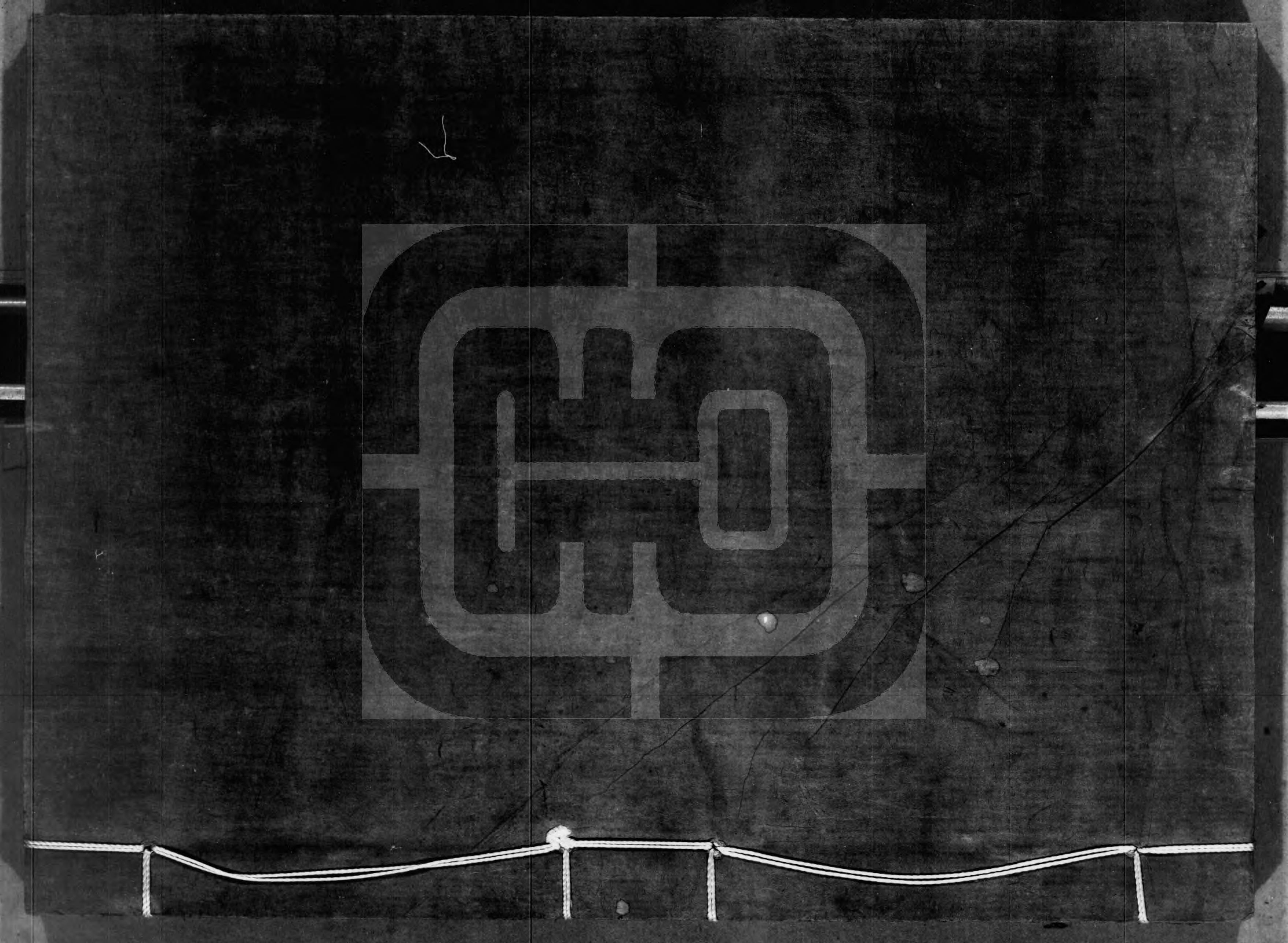
父余工蓁　揚州牧嚴少[illegible]而好擊劍習騎射後乃
白援從平原[illegible]　講學[illegible]　典能通春秋左
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　戎器異　位郡
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　即亦知名[illegible]
嚴[illegible]與敦俱歸寔陵居鉅下[illegible]　[illegible]
一卿明德皇后既立嚴乃閉　[illegible]生徒復慮致[illegible]
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illegible]　后勑使移居[illegible]
示召見嚴進退閑雅意甚異[illegible]　留仁壽閣[illegible]
即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illegible]與

御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illegible]
校士羽林禁兵三[illegible]人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聽置
司馬從事牧守謁[illegible]同之將軍勑嚴敏過武庫祭蚩尤帝
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肅宗即位徵拜侍御史
中丞除子鱄為郎令勸學省中其冬有日食之異嚴
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
以明褒貶無功不黜則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
守專典州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

已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爲刑法不即壅蔽耳採取
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
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
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部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
虛實今宜加防檢太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
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
罔養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
之意宜勑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
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
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爲政者寬以濟
猛猛以濟寬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書奏帝納其言
而免酺等官建初元年遷五官中郎將除三子爲郎嚴
數薦達賢能申理寃結多見納用復以五官中郎將行
長樂衛尉事二年轉陳留太守嚴嘗之職乃言於帝曰
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
益又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勳女爲皇后
竇氏方寵時有側聽敢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
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

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惶急各以狀聞嚴
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敕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
後卒如言典郡四年[illegible]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
屬託徵拜太守大夫[illegible]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事
免後既爲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
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於家時年八十
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唯續融知名續字季
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善
九章筭術順帝時爲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illegible]

恩稱融自有傳賈逵族孫棱字伯威少孤依從兄敦共居
業恩猶同產穀卒無子棱心喪三年建初中仕郡功曹
舉孝廉及馬氏廢肅示以棱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
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監官以利百姓賑貧羸
薄稅賦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永元
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六將軍竇憲西屯武威棱
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
以棱爲丹陽太守棱發兵掩擊皆合滅之轉會稽太守
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列傳第十九

通志一百六